

遇見天空有猛禽

文、圖／蘇貴福

將車子停在高雄小港醫院後面的停車場，才走了三、四十公尺，突然看到醫院大樓旁的天空冒出兩隻猛禽在盤旋，趕緊調頭衝回車上，一邊取出相機、裝上鏡頭(400mm F5.6)，一邊留意猛禽去向，等裝好，只剩一隻可見且即將消失，趕緊對焦按下快門，放大一看，是蜂鷹！



在都市的上空看到猛禽的機會實在不大，剛看到這兩隻猛禽在盤旋時，在逆光下以為是黑鳶(老鷹)，心想真是難得，因為從未見黑鳶出現在高雄港過，不像基隆港那樣是黑鳶經常出現覓食的地方。其實，像在日本海邊及港口經常可以看到黑鳶，甚至遠離海邊，也可以在山區看見。如果高雄港的生態環境能夠更為優化，或許哪天黑鳶也可以盤旋在港口的天空，讓小孩子們指著牠叫：「老鷹！老鷹！」，讓父母們能藉機進行環境教育，那就太棒了！

可惜這兩隻是不是黑鳶，而是蜂鷹。蜂鷹

也令人高興，高雄市位在候鳥遷徙的路線上，這兩隻蜂鷹應該是遷徙中的蜂鷹吧！？因為都市的環境幾乎無法讓蜂鷹生存，牠們以捕食蜂巢為生，沒有夠量的蜂巢是養不起牠們的。但這時候離候鳥大量遷徙的時間已有一段日子了，牠們是慢郎中？還是冬候鳥呢？

以前臺灣出現的蜂鷹大都是過境鳥，極少是冬候鳥。約近15年來，部分蜂鷹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留了下來，開始繁衍。這或許與臺灣的養蜂業以及森林生態有關，牠們會配合野外蜜蜂築巢繁殖的季節(約在夏季)之前，也進入深山繁殖，之後搜捕蜂巢餵養幼雛。非繁殖季時，深山食物也缺乏，便來到郊山養蜂場附近覓食。而這樣的現象，出現的時機容易會被當成過境鳥或冬候鳥，後來是藉由學者的研究，才明瞭牠們在臺灣的演化狀況。

如果這兩隻蜂鷹是留鳥，或是冬候鳥，那會是什麼狀況呢？來都會探險嗎？搜尋有沒有蜂巢？最好是虎頭蜂的蜂巢，可以長得很大，一般人也不太敢動牠們，除了有危害人們安全



蜂鷹



蜂鷹

的顧慮時才會被專家摘除。而蜂鷹的眼睛具有紅外線掃瞄的功能，當蜂巢愈築愈大時，裡面蜂蛹愈多，溫度就會愈高，蜂鷹會耐心等待，直到蜂巢成熟時才下手，而且懂得聯合攻擊及分餐享用。可真是蜜蜂的剋星！可惜，都會裡的虎頭蜂蜂巢要大到蜂鷹來享用的機率也實在太少了！如果真能遇上，肯定可以上新聞！

每次遇見天空有猛禽，總是令鳥人興奮，

因為腦海裡立刻會浮現猛禽的形象，好似你也成為猛禽一般，變猛了！這就是猛禽的魅力。

有時猛禽正巧從上空飛過，必須垂直仰視，那更是難得。這時，牠的座標是與您重疊的，而且在同一時間點，試想在這麼寬廣的天地裡，這樣的機率多麼低啊！能不興奮、不慶幸？如果那又是一隻稀有的猛禽，想必睡覺作夢都會笑吧！

我的自然生態觀察筆記 綠畫眉

文、圖/白水

2013年初和一群朋友上舊好茶部落拜訪小獵人大哥和官姐後，整個雨季前後就再也沒有上山，當年原訂清明節上山也因故取消。事隔十個月，好動的雙腳再次踏上舊好茶之路。

行前應小獵人大哥要求，於前一晚先行到瑪家禮納里古茶部安重建村過夜，隔日大清早再一同上山。週六清晨由原住民文化園區進入，在斷橋處，由小獵人大哥向祖靈禱告祈求入山平安，結束禱告儀式，一行人沿溪上溯，經過已被八八風災及這幾年不斷被洪流土石淹沒的舊好茶長老教會教堂。長老會教堂曾經是好茶部落的最高點，以往進入舊好茶時，會繞過教堂再往裡面的登山口，如今當年鳥語花香的村落已埋在土石之下，只剩下教堂的十字架突出在溪床上，令人不勝唏噓！

80年代風行的民歌手王夢麟傳唱的那首《古國今昔》「昔日井水涼芳草綠，奈何枯野千里人兒西去...」，是否早已預言了好茶部落的命運呢？也許是我想太多了，但是面對著大自然無常變化，渺小的人類，我們只有尊重與順應！

度過了舊好茶的黃昏和靜謐的夜晚，清晨

自天籟聲中甦醒，山居年坐看山鳥在眼前的樹上跳動，為看黃腹琉璃，在山居浴室前，由小獵人大哥和官姐巧手建造，將兩個石磨及水缸做成一個山泉水永不停歇的池塘造景上，近距離看見正在水缸上沐浴的綠畫眉，只見這隻山中小精靈在池邊出浴渾然忘我，無視我的存在，讓我坐在長板凳上飽覽貴妃出浴，運氣未免太好了吧！

等綠畫眉離去，跟官姐提到剛剛綠畫眉在洗澡，官姐說不只綠畫眉哦！繡眼畫眉、山紅頭、棕面鶯等小型鳥類都會來洗澡，只要靜靜坐在涼亭內，那鳥兒入浴圖絕對讓你飽覽無遺，值回上山的辛勞，官姐說下次來個舊好茶三日遊吧！算算日子，已經有四年沒去舊好茶了，自從那個阿禮下舊好茶之後，何時再去呢？

綠畫眉
108.4.29 LCC.

